

全臺文七十四

《風月報文輯一》

提要

按《一肚皮集》卷十八〈藝文序〉云「淡水僻在海陬，前此之流寓者，或雕蟲小技，壯夫弗為，百餘年中可備覲縷者，實寡茲編。唯有裨於山川形勝，風土民情者，始登載一二，其他月露風雲，甯從割愛，庶不貽隋李諤所譏譙云」，這說明臺文寫作初期主要表現在實用性，即山川物產、地理風俗的記載偏多，至若其他文學餘事，則尚未聞問焉。尤其所謂「月露風雲」之文，要到日人治臺時才開始呈現，具體反映此種新風格的，正是《三六九小報》與《風月報》。

《風月報》創辦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更名為《南方》，一九四三年十月停刊，主編包括謝雪漁、吳漫沙、徐坤泉等人。其創刊宗旨是「吟風弄月」，有關藝旦、女給的贈詠、寫真是其刊出重點，表現了新興中產階級與舊式文人交混的文化趣味。

《風月報》與稍前的《三六九小報》比較，其言論尺度可謂南轅北轍。首先，它帶著某種理想與任務，簡荷生〈中南部訪問記〉（《風月報》132期）提及「向余等謝曰，漢文將欲墜地，幸有風月報之刊，魯殿靈光，藉得一線之延」，則風月報乃為維繫漢文而辦報；其次，它是稍偏向傳統的刊物，臺南紫珊室主〈風姨月姐百壽記〉（《風月報》100期）為序謂「夫風月報者，臺北簡荷生氏之所担任經營也，以謝子雪漁為主筆，以吳君漫沙為編輯，以島內文人墨客為會員，苦心毅力，不避艱難，始能造成此

良好刊物之結晶品也。其提倡文風，發揚藝苑，皆以維持世道為主體，以指導民衆為依歸，治言文為一爐，滙百川而成海，廣結墨緣，何止吟風咏月；鼓吹思潮，直欲振興文化。其宗旨之純正，材料之豐富，文辭之雅潔，編輯之完美，幾乎有口皆碑，無勞贅頌矣」，它明白告訴讀者，此報不會只是吟風咏月，而是「宗旨純正，文辭雅潔」。於是，其所刊出之文，諸如記傳文、序跋文及論議文之類，大部分仍為文筆端莊典雅、文序井然有度。其中諸如崇文社課題、忠孝論、孔子與現代生活、說智與仁、漢詩之沿革、詮賦、青年指南、宗教大觀等實為大塊文章。但不乏諸多好文：

如〈青年指南一〉：「禍莫大於侈言，禍莫至於緘默，故事有關於個人之秘密者，縱耳聞目見，苟其無礙於己也，寧隱忍而弗宣。人能如此，非但存厚，抑亦可以養福也。古之為人臣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夫以耽介之士，滿腔熱忱，既有言責，正如骨鯁在喉，頗有不得不言之勞，若逢聖主在位，從諫如流者，則得之矣；不然，未有不言出禍隨者。是故朝陽之鳳，鳴之人以為祥；立仗之馬，嘶之即遭其斥。甚矣！言語之不可不慎也。言語足以成事也，然亦足以敗事，一簣之士，可以補九仞之功；一言之誤，亦可以敗已成之局，言語之不可不慎也。語云『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又云『待於君子有三愆，言未成之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曰時然後言。疑事莫宣於人，悔事莫出於口。」此為所謂端莊典雅之正例，它執簡御繁，具美文之視覺。

又如〈詮賦六〉：「屈子上為讒慝所譖，下為俗人所困二語，千古志士，聞之隕淚，誠哉！其不得免，亦誠哉！其可悲也。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賢者亦不能自

免。欲求身安性命可保，則必事不修，德不高，乃可以自免。人人懷此心也，兢以容身畏尾、退縮為能事，國事尚有望乎？於個人直道而行之義，亦大有所背，君子豈肯為之乎？如不肯為，則其身難免矣！」此為藉古人事而抒自心之塊磊，為傳統文士之慣技。

又如〈葬四維昆季並招魂文〉（《風月報》昭和10・6・26 13期）：「嗚呼傷哉！爾誠戀此東北而來，則宜十年前即事東徙，胡為乎爾竟來於赤寇犯邊、萑苻不靖、路已拾遺、夜已閉戶之午歲乎？夫以爾昆季先天羸弱，益以浸染時疫虎列拉，渡江涉河，跨關越嶺，奔波萬里；且懷遠涉重洋之志，饑渴勞頓，手足疲憊，而又罹茲赤禍，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片【其】之必死矣！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手足四人亦遽爾同死於一時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四維遺骸無依，而來葬爾，乃使我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哀哉！苟不爾葬，則山魈水怪、狐犬熊狼亦必能葬爾於腹中；風沙冰雪，萬里無人，亦必能掩爾於地下，不致爾屍之久暴露。爾固無知矣！然吾何忍於心乎？自吾去父母之鄉而來茲土，行十年矣，歷千折百磨而猶能全者，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厚於爾而薄於己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歌與爾招魂，爾如有靈，其從予來兮！」此則為好的祭弔文，文順而筆耕，莊嚴而真情，並於風沙冰雪中彰顯道義，比之唐宋諸家，蓋未多遜色。

但它畢竟是新時代的文學作品園地，因此在命題上，它固有端莊之筆，但亦偶有遊戲之文，如〈麻雀別傳〉戲謔云「如或又謂，近人不肯輕易打中風，不識於古有證否，曰，孟子有言『湯執中』，執者，執住不放之意，中風如在成湯處，必緊緊扣住，

不肯放出，故又雀扣中風者，必以湯為法也。或又謂，今人多喜跟打『白板』，亦有證否？曰，孟子曰『彼白而我白之』，可知別家先打白板，孟子亦跟手打出，否則寧扣住不放也」，此種文章似亦前所未有。而在內容上，固有大塊文章，但又有新小說的園地，另外也有專為妓女發音之作，這說明《風月報》既有傳統的主流價值，又有應景的新文學趨勢；既有保守派對傳統價值的維護，又有頻頻挑戰傳統的新文人（如有關「臺灣詩人的七大毛病」的相關攻防），因而可說，它是一個「既開放又收束」的混合性報刊。

本書所收文，以文言為原則；但有些半文言者（如論臺灣詩人七大毛病），由於文章的需要，亦加以收錄。本書將收文輯為二冊，因有明顯大量的論議、記序文，故第一冊內容乃依文體制成，計得論十九篇，記十九篇，序三十四篇，專題（詮賦、清代畫觀、印學、建築源流拾遺、漢詩之沿革、臺灣記事、隨筆叢鈔等）共七種。第二冊則為雜文、對臺灣詩人七大毛病之討論及弔祭文等，共一百五十九篇。另外有關鄭坤五、謝汝銓諸文，獨立成專冊文集（雪漁坤五文集）。

本書在各篇目下，在五十期以前者，註明《風月報》刊出的年、月、日及期號；在五十期以後者，則註明年、月及期數（按五十期以後，每月一日及十五日刊出，維標月份，不別立日期）。其年代為昭和年代。

目錄

《風月報文輯一》

萬木草堂畫論	1
讀書說	8
書畫論	11
南畫	12
詩人與特性	27
普昭陰光論	29
改良學校制度平議	30
崇文社課題	32
青年指南	36
說智與仁	81
弟子箴言	84

見微知著論·····	86
地震論·····	87
議論·····	88
英美衰亡論·····	90
忠孝論·····	93
孔子與現代生活·····	95
醉靈軒讀畫記·····	108
古硯記·····	111
扇江摩尼山莊氏墓堂記·····	112
清明前二日遊菜公坑記·····	114
獨睡室記·····	116
登祝山記·····	118
紀元旦詣指南宮之盛況·····	120
觀星光新劇團饒舌記·····	122
蠻花記·····	127
遊二八花園小記·····	133
中南部訪問記·····	135

北投觀月記·····	143
音樂家洪阿定氏訪問記·····	145
花蓮鱗爪記·····	147
獅山勸化堂記·····	152
西遊日記·····	155
中國婦女美談序·····	163
四書管窺序·····	164
天龍山石佛集序·····	165
藝蘭序·····	166
活嬰金鑑序·····	167
藝友齋序·····	170
南社湘集文錄——夢庵尋夢錄序·····	172
南社湘集文錄——長江圖序·····	174
于役集序·····	176
物鑑序·····	178
花國艷影集題序·····	180
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序言·····	181

風月報序	186
謎學撮要小序	188
上日巳序	189
琳琅山閣題襟集序	190
偷閑錄序文	192
表揚臺南陳氏二女貞孝集序	194
戲擬私生子之訴冤並序	195
心弦集序	200
天德藏頭集序	202
自題花情月意(序)	204
白香山之研究序	206
壽莊吟詩集序	208
瓊游詩草序	209
蓬萊清籟(序)	210
林母唐太孺人七秩壽序	212
壽恩師魏得圓方丈六秩晋一序	215
祝宗伯母唐太孺人古稀榮壽並序	217

海南壽蘇會序.....	219
活嬰金鑑跋.....	221
夢裡警鐘跋.....	223
瓊游詩草跋.....	224
南社湘集文錄——譚烈婦傳.....	225
秦淮名妓軼事.....	226
熊希齡與毛彥文.....	228
熊希齡氏之生平.....	232
梅伶為日華親善者，茲述其關係及生平.....	235
林女歌.....	239
劉孝女傳.....	241
紅先生小傳.....	242
先正傳(賴山陽).....	243
沈若蘭.....	246
葬鷄先生.....	252
麻雀別傳.....	254
柏舟鑒(傳).....	258

林氏筭之三世因果抄錄	262
紅痢姑娘傳	265
玉碎珠沉(傳)	267
張勤果公夫人	278
公爾忘私陳金波醫師	280
崔夫人	282
玉公子	285
詮賦	291
清代畫觀	303
印學	320
建築源流拾遺	326
漢詩之沿革	330
臺灣故事	380
臺灣風俗	391
宗教大觀	395
悟齋醉筆	416
怪齋醉事	426

趨庭隨筆	428
秋燈錄——賭鬼	444
隨筆錄	445
雨窗漫談	447
余之隨筆	449
邀友隨筆	451
叢談	452
市隱樓叢話	455
孤山消閑錄	466
等閒齋雜抄	474
等閒齋瑣語	480

風月報文輯一

萬木草堂畫論（一）

10·5·9

1期

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蓋由畫論之謬也。請正其本，探其始，明其訓。爾雅云「畫，形也」，廣雅「畫，類也」，說文「畫，畛也」，釋名「畫，挂也」，書稱「彰施五采作繪」，論語「繪事後素」，然則畫以象形類物，界畫，著色為主，無能少議之。故陸士衡曰「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張彥遠曰「留乎形容，或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博既往之踪。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形；賦頌所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今【令】見善足以勸，見惡足以戒也」。

若夫傳神阿堵，象形之逼肖云爾，非取神即可棄形，更非寫意，即可忘形也。遍覽百國，作畫皆同。故今歐美之畫，與六朝唐宋之法同。惟中國近世以禪入畫，自王維作雪裏芭蕉始，後人誤尊之。蘇米撥棄形似，倡為士氣，元明大攻界畫為匠筆，而擯斥之。夫士夫作畫，安能專精體物？勢必自寫逸氣以鳴高。故只寫山川或間寫花竹，卒皆簡率荒略，而以氣韻自矜。此為別

派則可，若專精體物，非匠人畢生專詣為之，必不能精。中國既擯畫匠，此中國近世畫所以衰敗也。

昔人誚黃筌寫蟲鳥鳴，引頸伸足為謬，謂鳴時引頸則不伸足，伸足則不引頸。夫以黃筌之精工專詣猶誤謬，而謂士夫游藝之餘，能盡萬物之性歟？必不可得矣。然則專貴士氣為寫畫正宗，豈不謬哉？今特矯正之，以形神為主，而不取寫意；以著色界畫為正，而以墨筆粗簡者為別派。士氣固可貴，而以院體為畫正法，庶救五百年來偏謬之畫論，而中國之畫乃可醫，而有進取也。今商工百器皆藉於畫，不改進，工商無可言，此則鄙人藏畫論畫之意。以復古為更新，海內識者，當不河漢斯言也。

萬木草堂畫論（二）

10·5·16

2期

唐 畫

吾見唐畫鮮少，嚮見之亦不敢信。自燉煌石室發現，有所信據，則唐畫以形為主，色濃而氣厚，用筆多拙。尚有一二武梁祠畫像，意尊古者，則愛其古，然精深妙麗，實不若宋人也。唐人未尚山水，故摩詰遂為創祖，至五代荆關、董巨，乃摹北宗真山水而成宗以開宋法。然實由更唐之板拙，而導以生氣者，終非唐人所致。吾于唐也，仍以為夏殷之忠質焉。

五代畫

荆關、董巨之山水，徐熙、黃筌、周文矩之花鳥人物，貫休之佛像異獸，皆冠百代為畫宗師。盛矣哉！五代之畫也，由質而文之導師也。但宋無所不備，而五代諸名家皆入于宋，故吾總歸之宋畫而特尊之。畫至于五代，有唐之樸厚，而新開精深華妙之體。至宋人出，而集其成，無體不備，無美不臻。且其時院體爭奇競新，甚且以之試士，此則今歐美之重物質，尚未之及。

吾遍遊歐美各國，頻觀于其畫院，考其十五紀前之畫，皆為神畫，無少

變化。若印度、突厥、波斯之畫，尤板滯無味，自檜以下矣。故論大地萬國之畫，當西十五紀前，無有於中國若。即彼中國，勢尊張、陸、王、吳，大概亦出于尊古過甚。鄙意以為中國之畫，亦至宋而後變化至極，非六朝唐所能及。如周之文，監二代而郁郁〔乎〕，非夏殷所能比也。故敢謂宋人畫，為西十五紀前大地萬國之最，後有知者，當能證明之。吾之搜宋畫，為考其源流，以令吾國人士知所從事焉。